

全
華
叢
書

全華叢書

日損齋筆記一卷

金華叢書

退補金剛經

重刻日損齋筆記序

日損齋筆記一卷吾郡黃文獻公撰
其書初無詮次公里人劉氏剛依類
重編析為三門首辨經次辨史又次
雜辨辨經六則辨史十六則雜辨
十三則共三十有五則而以公神道

碑及定謚等文埒焉公文章原本經
術為有元一代鉅手是編特其緒餘
然攷證精審堪豁羣蒙非貫穿經
史沈浸百氏莫能道其單詞區區
若說郭談苑諸家方茲編笑或以
公胸中所存宜不止此不知嘗鼎一

嚮已足知味吉光片羽以少為珍以
視砒砒燕石車載斗量無所短長
輕重者其貴與賤之相去何如也
刊既成爰舉其概揭諸簡首同
治九年冬十月同郡後學胡鳳丹

月樵甫謹序



原序

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爲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爲來學寤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旣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驚高遠者涉恍惚而談元虛尙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縟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分葩升槃

而回縈非不煜煜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飢
焉弗能爲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
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潛以文辭冠于
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旣已播厥中外旣又出其
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
顯之謫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之惑
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圖辨
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
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奇異可珍之

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爲三門而上虞李術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則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胷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

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
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
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寘諸篋衍而擇善學者授
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後序

剛也不敏獲受經於宋太史先生之門研窮義理之餘先生出一編書示剛曰此黃文獻公之所著筆記也公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要之於至理閒嘗侍函丈共讀新修宋史無一傳無訛者非官制地理卽歲月事實甚至連氏名亦或舛誤觀公辨駁之精若此則其平昔攷古之學爲何如哉覽此記之大略蓋已知之矣雖中有一二條摘書其事而不實品評似若無所繫者而洪文敏公作容齋五筆凡四十七卷亦

往往有如此者或公別自有見今不敢略去汝其受而藏之剛退而伏讀焉見其文婉而義深諦玩日不釋手初公之爲此書隨筆而錄未及詮次剛因忘其僭踰以類相從分而爲三曰辨經曰辨史曰雜辨旣已繕書成卷又以讀其書者不可不詳知公之爲人遂以中書參議危公太僕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傅公子通定諡等文以附其後共爲一書夫雜著之有其書尙矣自漢以下各統萃羣見而發一義故博雅可觀者衆至唐而纂述者爲尤盛惜乎多雜於龐

誕虛誑而間巷淫褻荒穢不經之語亦廁其中而大雅君子有所不道逮宋而文奎啓宿諸老奮興見於論述灼可以詔後學而傳來世若陳后山之談叢沈存中之筆談宋次道之春明退朝錄孫君孚之談圃洪景盧之隨筆史慶長之學齋佔畢或發明經中奧旨或紀事足以補史氏之闕逸嗚呼盛哉公之此書蓋可與之並傳者也公之所著有詩文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並以刻梓流布於士林閒而筆記獨未遠行乃命工而刊之于梓功告完遂以平昔所聞次第

序之於末簡至於是書所以有功於學者先生於前
序中已備論之矣里後學瀟漢劉剛再拜謹書

日損齋筆記

元黃潛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辨經六則

鶴山魏氏曰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之說爲據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有疑於此